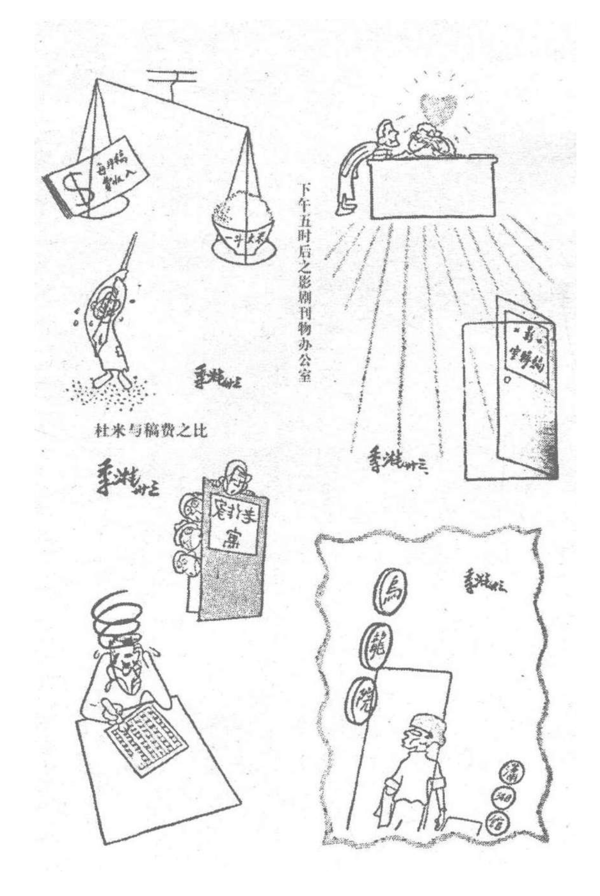
从前的上海人

木 心

亭子间才情

只有上海人才知道"亭子间"是什么东西,30年代的中国电影,几乎每部片子都要出现亭子间的场景,鲁迅的"且介亭",大概也着眼于租界亭子间自有其"苦闷的象征"性。

话说20年代伊始,外国的本国的大大小小冒险家,涌到黄浦滩上来白手起家黑手起家,上海人口密度的激增快得来不及想想是好事是坏事。所谓亭子间者,本该是储藏室,近乎阁楼的性质,或佣仆栖身之处,大抵在顶层,朝北,冬受风欺夏为日逼,只有一边墙上开窗,或者根本无窗,仅靠那扇通晒台的薄扉来采光透气,面积绝对小于十平方米,若有近乎十平方米者便号称后厢房,租价就高了。公务员、职工、教师、作家、卖艺者、戏子、弹性女郎,半开门的、跑单帮的、搞地下工作的,乃至各种洋场上失风败阵的狼狈男女,以及天网恢恢疏而大漏的鳏寡孤独,总是侥幸地委屈地住亭子间,单身、姘居是多数,也不乏标准五口之家,祖孙三代全天伦于斯者亦属常见,因为"且""介"呀,且介即租界,租界即洋场,洋场即有各种好机会可乘,外国新发明的"无线电"上海也仿造了,样子像教学的圆拱门,门里挤出尖尖糯糯的女声,凭空唱道:"上海呀啊本来呀是天堂,只有哦欢乐喔没有悲唉伤,住了大洋房,白天搓麻将……"亭子间与大洋房相距总不太远,靠在窗口或站在晒台边,便见大洋房宛如舞台布景片,挡住蓝天,那被割破的蓝天悠悠航过白云,别有一种浩荡悲悲,亭子间里的音乐家咽下油条,簌簌谱出:"轰轰轰,哈哈哈哈轰,我们是开路的先锋,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嗡,不怕你……"大家听着觉得的确很得志气,其实亭子间中的单身男女、姘居者、五口之家、三世同亭,个个把有限的生命看作无限的前程,因为上海这个名利场不断有成功的例子闪耀着引诱人心,扬言"大丈夫能屈能伸"的时候,是屈得几乎伸不起来的当儿,晒台上晾着的绒线滴不完褪色的水,竹竿把头顶的苍穹架出格子,双翼飞机从一格慢慢移到另一格,看来总归要打仗了,"无线电"自管自响着"盛会哦喜筵开,嗳宾客啊齐咦咦咦来,红嗡男嗳绿哦我,好不开哀怀哀唉唉唉……"眼前红的是砖阑上的凤仙花鸡冠花,绿的是葱,或者植在破面盆里的万年青。上海人家的屋顶晒台都兼充堆栈,凡是不经常动用的狼狈物件,病兽般匍匐在那角子上,显得逍遥悦目的要算飘翻于风中的衣裤床单,扬扬如万国旗,寒酸中透着物华天宝之感,"夜上海哀夜上海,你是一个不夜城嗯……"此时将近正午,家家户户忙着煮饭烧菜,煤球炉摆在楼梯转弯的小平面上,看起来是临时措置,十年二十年就这样过去,靠老虎窗折下来的天光,或是一只五烛的电灯炮,被油烟熏得状如烂梨,藉着它的俯照,煎、炒、蒸、炸,样样来事,再加上房内秘制的腌、酱、糟、醉,以及吊在檐下的腌肉、风鳗……粤式、宁式、本帮、浙帮,川味、京味、扬、淮、苏、锡,各循宗谱,杂然而井然,如果客人来了,四菜一汤,外加冷盘,不慌不忙布满桌面——上海人的嘴,馋而且刁,即使落得住亭子间,假凤虚凰之流,拉拢窗帘啃骨咂髓神闲气定,半夜里睡也睡了,还会掀被下床,披件大衣趿着拖鞋上街吃点心,非到出名的那家不可,宁愿多走路,斯文一些的是带了器皿去买回来,兢兢业业爬上楼梯,而后,碗匙铿然,怂肩伏在苹果绿的灯罩下的小玻璃台板上,仔仔细细咀嚼品味。隔壁的婴儿厉声夜啼,俄而麻将洗牌风横雨斜,晒台角的鸡笼不安了一阵又告静却。乡下亲戚来上海,满目汽车洋房应接不暇,睡在地板上,清晓梦回乍闻喔喔鸡啼,不禁暗叹"到底上海人。"



然而亭子间生涯是苦恼的,厄隘蜷仄,全是不三不四的凋敝家具,磕磕碰碰,少了它们又构不成眠食生计,板壁裂缝,用新旧报纸整个裱糊起来,无聊时呆对半晌——胡蝶安抵莫斯科、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、六〇六、九一四、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、鹧鸪菜、消治龙、火烧红莲寺、甘地绝食第六天、夜半歌声儿童恕不招待,猴王张翼鹏、美人鱼杨秀琼、航空救国大家都来买飞机、人言可畏阮玲玉魂归离恨天……还有镜框在低低的天花板下算是挂得高高的,许多小照片纷然若有主次,日子久,松歪而乱了阵列,有些已经泛黄淡褪,总归是本家的姻亲的最好的几个人呀,先父亡母的遗容是炭素擦笔画,代价比较便宜,街角的画匠蓄意按小照放大,无论天然、人工,都表示画中人死了。凡五口之家者,每有一帧结婚照,也许当年景况好,也许硬撑也得撑个场面,男的西装笔挺,头发梳得刷光,女的披上婚纱,那时候叫兜纱,手里捧束鲜花,已经流行康乃馨了,照片是黑白的,不庄严也有几分庄严,结婚照是亭子间中的无上精品,此外则瓶瓶罐罐,旧的饼干箱,隔年的月饼匣,加盖的米缸、藤箧、网篮、皮包、钱袋……床底下塞满了就只好乱摆,然而看得出是煞费苦心地每天在整顿,粗粗细细的绳索也理直了分别挂起来,不是舍不得丢掉,都有用的,总归用得着的。

也许住过亭子间,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,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,也就枉为上海人。

弄堂风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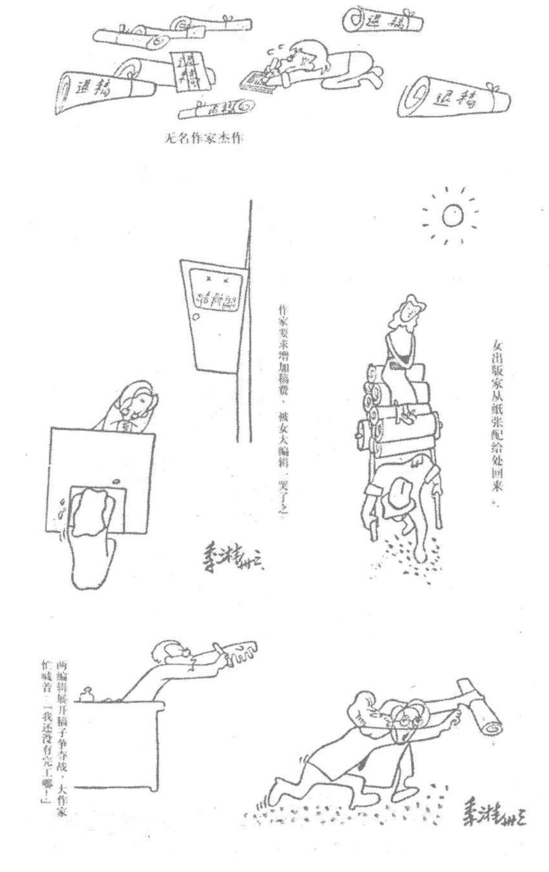
先找一二以资"比较"者,而后从前的上海弄堂的特色或能言而喻之。

北京的胡同,最初的感觉是两边垣墙之矮,令人顿悟武侠的飞檐走壁不可不信可以全信,连日晴燥泥路松散如粉,下雨,烂作长长的沼泽,而矮墙多年不刷石灰了,病恹恹地连过去连过去,连过去。门,像是开着,像是栓着,从隙间望进去,枯索的四合院之类,有槐、榆等树,树大者,里面就以树为主似的。复前行,垣墙恬不知矮地连过去连过去,到门了,再过去直角拐弯,还是泥墙……出现砖面的墙,砖的青灰色使人透口气,分明一对石狮,两扇红漆的门,门和狮都太小,反而显得寒伧不可辩说——北京的"胡同"是寂寞的,西风残照也没有汉家气象了。杭州的"巷"呢,也早与油壁香车遗簪堕珥的武林韵事不相干,两堵高墉凛凛对峙,巷子实际是窄的,看起来就更窄,墙之所以高,为了防火,故称风火墙,对火墙,恐怕也是为了防盗贼,因而历代坚持不置窗,只有门,似乎万不得已才开这个门,开了就紧紧关起来,多数是两道的。每条巷概是白灰黑色调,清虚成郁闷,行到巷与巷的交接处,有井,石栏光滑的井,周围算是公用之地,妇人们蹲着伛着淘米净菜,几棵瘦伶仃的树……杭州的巷,走着走着,不见得就是明心见性,却是懒洋洋渴望睡午觉,其实高墙里面有的是妯娌争风、姑嫂呕气、兄弟夺产、婆媳斗智一一墙白着,门黑着,瓦灰着,巷子安静着。

上海的弄堂来了,发酵的人间世,肮脏,嚣骚,望之黝黑而蠕动,森然无尽头,这里那里的小便池,斑驳的墙上贴满花柳病特效药的广告,垃圾已只好倒在垃圾箱两边,阴沟泛着积泡,苍蝇乱飞,洼处积水映见弄顶的狭长青天,又是晾出无数内衣外衫,一楼一苍密密层层,弄堂把风逼紧了,吹得它们猎猎价声,参差而紧挨的墙面尽可能地开窗,大小高低是洞就是窗,艳色的布帘被风吸出来又括进去,收音机十足嘹亮,"一马离了西凉啊界唉……青嗯的山唉,绿的水哦哦……"另一只收音机唱着"桃噢花江是美唉人窝,桃噢花啊千哀万唉朵喔喔喔,比不上美唉人嗯嗯嗯多",老妪们端然坐定在竹椅上,好像与竹椅生来就是一体,剥蚕豆,将以葱油炒之,折纸锭锡箔,祖宗忌辰焚化之,西娘家桃花缸"无线电"都是这样的。小孩的运动场战场赌场也就在于此,脚下是坎坷湿漉的一条地,头上是支离破碎的一缕天,小鬼们闹得天翻地覆也就有限,而且棚檐下的鸟笼里,画眉,八哥婉转地叫。黄包车拉进来了,不让路不行,拉车的满口好话,坐在车上的木然泰然,根本与已无关,车子颠颠顿顿过去,弄堂的那边也在让路了,这边的老妪小孩各归原位,都记得刚才是站在什么地方。民国初年造起来的弄堂倒并非如此,那是江南的普通民宅,石库门、天井、客堂,厢房,灶间在后,卧室上楼。再则假三层,勉强加上去的,再勉勉强强构作四层,还添个平顶,不知何年何月何家发难,前门不走走后门,似乎是一项文明进步。外省人按路名门牌找对了,满头大汗地再三叩开,里面毫无反应,走动在附近的人视若无睹,碰巧有哪位长者经过向你撅撅嘴,意思是绕到后

面去。上海人特别善于"简练"，对方当然也要善于领会才好，这一撅嘴是连着头的微转，足够示明方向方位了，但外地来客哪有这份慧能，仍处于四顾茫然中，长者却已噙着牙签悠悠踱去。落难之人再奋起敲门，带着哭音地叫："三阿姨哟""大伯伯啊"，近处的闲人中之某个嫌烦了，用手指点，索性领到后门口。入目的是条黑暗的小甬道，一边是极窄极陡的木楼梯，一边是油烟袭人的厨房，身影幢幢，水声溅溅，烧的烧洗的洗切的切，因为是几家合用的呀，从早到晚从黄昏到寅夜，上海弄堂的厨房里蠢蠢然施施然活动不止——为什么死要面子的上海人甘愿封闭前门而不惜暴露"生活"的"后台"呢，那是人口爆炸的趋势所使然，天井上空塔了顶棚，客堂里拦道板壁，都成了起居室，否则就召租，一间即是一户人家，进出概走后门，后弄堂相应兴旺起来，稍有异事，倾弄聚观，如沸如撼半天半天不能平息。忙乱中金嗓子周璇开腔了"粪车是我们的报晓噢鸡，多少的声音都被他唤暖起，前门叫卖喉菜哀，后门叫卖喉米……"上海市民听了认为中肯，日日新闻所见的寻常事，亏她清清爽爽地唱出来，大都会的"文明"只在西区，花园洋房，高尚公寓，林中别墅，精雅豪奢直追欧美第一流，而南、北、东三区及中区的部分，大多数人家没有煤气，没有冰箱，没有浴缸抽水马桶，每当天色微明，粪车隆隆而来，车身涂满柏油，状如巨大的黑棺材，执事者有一张公差型的紫膛阔脸，扬声高喊"咦也——"，因为天天如此，这个怪异的吆喝除了召唤大家快来倒粪，不致作其他想，于是各层楼中的张师母李太太曹阿姨王家姆妈欧阳小阳朱老先生，个个一手把住木梯的扶栏，一手拎着沉重的便桶，四楼三楼二楼地下来，这种惊险的事全年三百六十五次都能逢凶化吉，真是"到底上海人"，而金嗓子周璇把粪车形容为"报晓鸡"，小市民未必都能领情这份诗意，恶臭冲天的粪车隆隆而去，卖米的乡下人果然来哉，上好的粳米，色白粒大，故称"杜米"，沪语"大"作"杜"音，更有"香粳米"，煮熟后异馨扑鼻，尤佳者是浙江荡田产的"碧粳"，莹润如玉，微透翠绿，别致的是吴江的"血糯"，紫红的糯米，糯得你没有话说。卖菜者也各有标榜，"南浔大头菜"、"无锡茭白"、"高邮卤蛋"、"萧山大种鸡"、"嘉兴南湖菱"、"十家香毛豆荚"，讨价还价，兵法原理大致都用得上，谁买到了又好又便宜的东西，全弄堂嚯这艳羡，并且尊敬，"合算"，沪音"格算"，上海人在"格算、不格算"中耗尽毕生聪明才智，这就不是金嗓子之所能唱得中肯了，所以周璇从抒情一转，转为指控："双脚乱跳是二房东的小噢弟侬弟"，想必是楼板缝里下来的灰尘落在泡饭碗中了，"嚣声震天是三层楼上的小噢东嗡西"，"小东西"可能是个无事生非的坏女孩，一吃亏就嚎啕不止，至此，金嗓子有点疲倦，苦笑，"只有那卖报的呼声，比较噢书卷气……"报纸即使是"号外"红印，也总是凶多吉少，周璇自作聪明言过其实，但这支电影插曲算是从前的写实主义，电影中的女主角临了表示"这样的生嗯活，我实在有点儿过得腻"，这就很不真实，上海人从来不会感叹日子腻，张爱玲惯用的词窠中有一个"兴兴轰轰"，乃是江苏浙江地域的口头语，在中国没有比上海人更"兴兴轰轰"的了，从前的上海报纸的本市新闻多的是"自杀"消息，男则壮志未酬女则香消玉殒，吞金、吞鸦片、吞来沙尔，这些决心告别上海的上海人，并非像周璇小姐咏叹的"生活过得腻"，而是想兴兴轰轰实在的兴轰不下去，才一了百了，如果灌肠洗胃救转来，养息十天半月，又会上理发店，然后开箱子拿出樟脑味的衣衫，然后投入整个儿的兴兴轰轰之中，不是天无绝人之路而是当时的路并非真绝，从前的上海呀，迪昔辰光格上海滩浪呀，"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"，另一句也对，"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"，上海人平日鱼虾吃得多，所以喜欢用鱼虾来自喻、喻他，弄堂角底积着鱼骨虾壳，灼热的煤球灰倒上去，腥臭随风四散，背篓筐的捡破烂的向垃圾箱一步步走近，蓬首垢脸，神色麻木而虔诚……。

上海的弄堂，条数巨万，纵、横、斜、曲，如入迷魂阵，每届盛夏，溽暑蒸腾，大半个都市笼在昏赤的炎雾中，傍晚日光西射，建筑物构成阴带，屋里的人都蟋蟀出洞那样坐卧在弄堂里，精乖者悄然占了风口，一般就株守在自家门前，屋内高温如烤箱，凳子烫得坐不上，蜡烛融弯而折倒，热煞了热煞了，藤椅、竹榻、帆布床、小板凳，摆得弄堂难于通行，路人却又川流不息，纳凉的芸芸众生，时而西瓜，时而凉粉，时而大麦茶，绿豆粥，莲子百合红枣汤，除了口福，暗中有一层比富炫阔的心眼儿，如果真富真阔早就去庐山莫干山了，上海人始终在比下有余中忘了比上不足，老太婆，每有衣履端正者，轻摇羽扇，曼声叫孙女儿把银耳羹端出来，要加冰糖，当心倒翻。老头子，也有上穿一百廿支麻纱的细



洁汗衫，下系水灰直罗长裤，乌亮的皮拖鞋十年不走样，骨牌凳为桌，一两碟小菜，啜他的法国三星白兰地，消暑祛疫，四顾悠然，本来是上海人话最多，按说如此满满一弄堂男女老小总该喧嗷不堪了，然而连续热下来，痱子满身，头晕眼花，没有力气噜嗦，天光渐渐暗落，黄种人的皮肤这时越加显得黄，瘦的肥的，再瘦再肥的，都忘我而又唯我地裎裸在路灯下，大都会的市声远近不分地洪洪雷辊，从前的上海的夏天呀，臭虫多，家家难免，也就无所谓丢脸，卧具坐具搬到弄堂里来用滚水浇，席子卷拢而拍之舂之，臭虫落地，连忙用鞋底拖擦，已经入夜了，霓虹灯把市空映得火灾似的，探照灯巨大的光束忽交叉忽分开，广播电台不自觉地反讽，"那南风吹来清嗯凉……那夜莺啼声凄噢怆……月下有花一噢般的梦嗡……"蒲扇劈拍驱蚊，完全国货的蚊烟像死烂的白蛇盘曲在地上，救火车狂吼着过了一辆，又一辆，夜深露重，还是不进屋，热呀，进去了又逃出来。江海关的大钟长鸣，明天一早要上班，从前的上海的夏令三伏，半数市民几百万，这样睡在弄堂里，路灯黄黄的光照着黄黄的肉，直到天明，又是一个不饶人的大热日子。

（本文插图为三四十年代上海旧文化人漫画）